

樊榭山房集

七

新刊
樊榭山房集
七
PDG

樊榭山房文集卷第七

錢唐 厲 鶚 太鴻

張昭論

孫氏初起江東有會稽丹陽豫章吳郡之地桓王不幸死於貢客昭受遺輔政奉孝廉於戎馬閒犯顏強諫有大臣風而位亞三司不登丞相權真多忌哉將母烏林之戰昭勸迎操委質策名之義安在權之秉衡炯如也夫昭習春秋覽羣書寧不如瑜之知操爲漢賊也特懼於稚琮以荆土降曹兵號八十萬將有水陸席卷之勢不勝欲保妻子遂舉討逆破虜之遺烈一旦思灰滅之壽雖不書江表傳言之詳矣然壽誠良史魯肅吳之鄧

禹謀定鼎足與武侯埒乃討祖戡表斥爲少年麤疎者
昭也厥後勸迎操者眾非昭誰倡邪裴松之以此段爲
忠且正駟其可追哉使昭之言得行吳之君臣將稽顙
許下求守舊國之不得昭烈安能據上游帝全蜀邪是
操之迎不迎吳蜀興亡共之矣天祐孫劉以敵曹故生
肅瑜並時耳軍旅之事將軍後酒食之事將軍先誕之
嘲昭有媿焉迨公孫淵在遼東懼魏稱藩昭策兩使之
不反有如著蔡彼利害不切於身已所見誠遠且大以
瓦注者巧以金注者昏人臣之懷二心未有如昭者也
壽猶以爲忠謬方直動不爲己夫以方盛之吳而欲折
入於魏彼譙叟者將笑之矣

杜氏通典馬氏通考鄭氏通志總論

通天地人曰儒儒者蓋無所不通之謂而天地人之故
殽於典制列於政術紛綸雜出於經史百氏之中非貫
穿而會粹折衷而指歸具上下千古之學識而殫精銳
志於數十年之久則傳世行遠往往難之唐京兆杜佑
著通典宋鄱陽馬端臨著文獻通考莆田鄭樵著通志
世所稱爲三通者皆百王憲章之所寄歷代掌故之所
存寧易優劣其間乎若綜而論之則通典通志之得失
均當以通考爲斷何也古者右史記言尙書是也左史
記動春秋是也而周禮一書則六官之典燦如列眉一
代之制洞若觀火司馬遷繼獲麟作史記特初例爲八

書以該前代之制班氏之十志因之唐初則于志監李
淳風顏師古等作隋書諸志該五代之制論者以爲各
盡其才故文詳而事核劉秩本開元六典倣周禮六官
法爲政典三十五篇自黃帝迄唐天寶末佑以爲未盡
廣之爲通典凡八門二百卷于遷固諸人書志之後沿
革損益先經後史無不眎分而縷析之馬氏以爲綱領
宏大考訂該洽蓋如江河有源星宿有斗服膺至矣若
夫節目未備去取偶乖如敘選舉則漢魏秀孝之科與
銓選不分敘典禮則康成識緯之言與古制相混此其
有大醕而不無小疵者也其後宋白作續通典失傳已
久魏了翁作國朝通典迄未成書而鄭氏通志稱焉夾

際之爲此書也先紀傳後二十略凡爲二百卷編摩抄撮積數十年之功淳熙中獻於朝用爲樞密院編修官其自序有云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今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其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其十五略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其言頗涉於夸今按其書若氏族六書七音等略考核詳而議論精誠爲獨得之學至天文地理器服則失之太簡若禮及職官選舉刑罰食貨五略盡襲通典之全文而於天寶以後紹興以前銓次無聞難免馬氏疎略剽竊之譏然亦有故焉鄭氏居閩海深山之中寶書祕冊目所未窺初詣臨安朝廷擬借三館之儲以資采擇館職諸公

皆不欲而罷則其書之簡率亦若有阨之者獨藝文一
略於經則疑子夏之詩小序而信張商英之僞三墳于
史則尊馬遷而詆班氏其言可謂是非之公平馬氏生
二子之後爲二十四考勒成三百四十八卷自田賦至
四裔俱效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增其事而析其類
於天寶後至宋嘉定末則續而成之其補通典所未備
者則經籍帝系諸考而氏族六書七音則心折鄭氏故
無作焉其他間引通志而糾繆者多矣孔子夏禮能言
杞不足徵殷禮能言宋不足徵文獻不足故也馬氏出
自相門於金匱石室之藏以及名卿鉅儒之文集前輩
勝流之燕談皆嬾之世守得之見聞而又具高世之識

以決其是非同異之所定所謂文獻足徵其在斯乎故夫三通之書杜氏開其原馬氏竟其委鄭氏其支流也合之浚儀王氏之玉海慈谿黃氏之日鈔儒者欲通天地人之故舍是無由矣

厲氏考

吾家族譜向在明州首載三國孫氏云至秀改姓案吳志孫泰子前將軍秀奔晉裴松之注引江表傳皓大怒追改秀姓曰厲是其事也譜相傳已久族人莫有知其繆者無論秀爲夏口督將妻子奔晉爲驃騎將軍皓之改姓是其追怒不應尙有子孫畱吳廣韻注漢有魏郡太守厲溫洪适隸續議曹掾鄮厲溫顯相則在吳前已

有厲氏不始於吳考鄭樵通志氏族略厲氏或作鄺姜
姓風俗通齊厲公之後望出范陽今東陽多厲氏王應
麟姓氏急就篇亦同又陳士元姓觴引姓源云炎帝厲
山氏之後今案春秋經僖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杜預
注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禮祭法厲山氏之有
天下鄭氏注厲山氏卽神農漢地理志隨縣故厲國太
平寰宇記隨州厲鄉西有塹兩重中有神農宅宅中有
九井厲山在州西北八十里由齊厲公之後言之眾仲
所謂因諡爲族是也由厲國言之眾仲所謂胙土命氏
是也而總出於炎帝神農氏國語云帝胙四岳國賜姓
曰姜氏曰有呂又曰齊許申呂由太姜杜氏左傳注太

岳神農後堯四岳也故太公謂之呂望封於齊其後由
齊得氏者吾厲氏之外則太公之後子將具爲將具氏
因尙父爲尙氏因望爲望氏居於營邱爲邱氏食邑陸
鄉爲大陸氏丁公子季子食采於崔爲崔氏文公子高
爲高氏孫倭食采於盧爲盧氏莊公子廖封于隰陰爲
隰氏桓公孫慶克爲慶氏至漢避安帝父諱爲賀氏以
諡爲桓氏孝公支孫爲孝氏懿公後爲懿氏惠公子子
襄爲子襄氏孫子雅爲子雅氏子尾爲子尾氏頃公子
子工爲子工氏子勝居雍門爲雍門氏孫子旗爲子旗
氏公族受邑於檀城爲檀氏食采於高堂爲高堂氏皆
鷹揚之支庶釣璜之苗裔也南北朝尙譜系之學故百

家之譜辨宗之錄中表之簿多所撰述唐世猶相傳不絕而林寶作元和姓纂乃不知己姓所自來此後益糺錯不可考族子珣請予修譜方錄錄無暇姑辨得姓之繇以俟異日

漢西京無太學辨

漢書藝文志禮曲臺后倉九篇如淳注曰行禮射於曲臺后倉爲記故名曰曲臺記漢官曰大射于曲臺晉灼曰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儒林傳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服虔注曰在曲臺校書著說因以爲名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同一曲臺也如晉與服顏其說互異間取漢書及三輔黃圖覈之而知

晉灼西京無太學之說非也翼奉傳孝文皇帝躬行節儉未央宮獨有前殿曲臺王尊傳成帝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是曲臺爲未央晏游之所行禮習射當屬偶然不得竟以射宮目之武帝初因竇太后好黃老非薄六經學校未立自董仲舒有興學之對公孫宏有立博士弟子之請元朔四年迺下令禮官勸學之詔太學之立當卽在此時班氏武紀贊云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夫此九事者爲孝武一代美談且以興學冠於修郊改朔之首其大書特書爲何如耶至成帝末或言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員三千人此西京太學之炳然見於儒林

傳序者迺曲護晉氏之說者云本西京之初言之夫后
倉以詩禮授翼奉蕭望之匡衡爲宣元間人不應注后
氏曲臺記援西京初以爲之說也不特此也王褒傳云
益州刺史王襄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時汜鄉侯何
武爲僮子在選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
聞又鮑宣傳云宣坐距閉使者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
南王咸舉幡太學下夫曰太學下則實有其地矣鄱陽
馬氏立學校之官元朱嘗有庠序之說皆述晉灼而誤
焉者也徐天麟西漢會要云三輔黃圖漢辟雍在長安
西北七里恐卽王莽所立不知兒寬上武帝書已有陛
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之言河間獻王來朝

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注明堂辟雍靈臺也是辟雍武帝時已立之徐氏又云黃圖漢太學亦在長安西北七里疑卽辟雍蓋本蔡邕異名同事之論不知漢制辟雍太學自有兩地觀世祖建武五年營起太學中元元年初營明堂辟雍靈臺辟雍爲天子養老大射之所太學爲博士弟子授業之所西京立辟雍雖未舉行養老射禮而太學賢士之關自昔已然故黃圖在長安西北七里與辟雍並峙彰彰可據師古注漢書多引黃圖以釋宮殿特失援此條爲晉灼刊誤耳記云建國君民敎學爲先太學者首善之區風化之原也漢承秦弊學校廢黜高祖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已開尊崇聖道之端至武

帝雄材大略始舉久廢之鉅典毅然行之天下學者靡然嚮風此誠百代之宏規後王之盛法也如晉灼之云則有善不書班氏何以稱良史哉

齊襄公復九世讎議

春秋經書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以爲賢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故諱之而不書齊滅所謂九世之讎者哀公烹乎周紀侯譜之烹哀公者徐廣注史齊世家云夷王鄭氏詩譜云懿王也或問其說之是非請酌而議之曰復讎之義見于禮經者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未聞有九世也卽以世讎言之止有五世不應有九世周官調人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干

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賈公彥疏云此經略言其不言者皆以服約之伯叔父母姑姊妹女子子在室及兄弟眾子一與兄弟同其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其孫承後皆斬衰皆與父同其不承後者祖與伯叔同曾祖高祖齊衰三月皆與從父兄弟同自外不見者據服爲斷也夫據服爲斷親盡則服盡服盡則讎盡故許慎作五經異義云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定公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侯會夾谷是不復九世之讎也公羊所云諸侯會聚之事必稱先君以相接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其不然矣其不然矣凡經之所云讎者皆是殺義

鄭注父者子之天殺已之天紀侯但譖哀公安必懿王之受而烹之不得云紀侯殺之也懿王受譖而烹之則齊襄之讎應在莊王矣天王其可讎乎子胥入郢撻平王之墓左氏紀鄖公辛之言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則公羊父不受誅子復讎之義疎矣乃子胥不聞其辱無極之屍何有譖九世之祖而怒其無罪之遠孫哉且齊之政始衰於哀公齊風雞鳴序刺哀公之荒淫還序刺哀公之好獵外禽內色未或不亡當時于王室必有失朝覲貢獻之職者而後紀侯之譖得入之周德雖衰哀公非不受誅彼讎及九世云者衡以推刃之說其自相刺謬亦甚矣紀齊同姓國也又嘗同盟于黃前